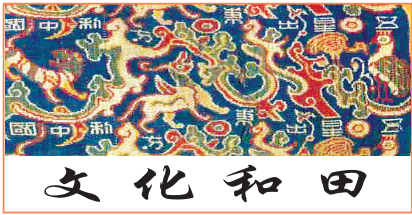


昆仑共明月:从玄奘行记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基因

□ 尼雅居士

按:本文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融合策勒县小佛寺遗址、尼雅汉简、丹丹乌里克壁画等考古实证,通过政治血缘、宗教信仰、文化艺术、经济生活、地理认知五个维度,揭示西域与中原共生共荣的历史基因。



一、王统同源:血脉相连的文明密码

尉迟王族解下蹀躞带上的和田玉佩,向玄奘展示内刻的篆书“汉日天种”。这位于阗王族讲述的“东方帝子”传说,在尼雅遗址出土的汉简中得到印证:“于阗王秋仁,汉外甥也。”王宫壁画中,伏羲女娲交尾图与波斯日月神并置,恰如敦煌莫高窟323窟张骞出使西域图的镜像——见证着中原与西域跨越山河的血脉交融。玄奘特别记载,于阗王城东南的“麻射伽蓝”,正是蚕种西传的见证。当他在寺中看到汉地织女传授蚕技艺的壁画时,忽然明白《隋

书》所载“于阗锦纹作汉字”的深意。这些埋藏在丝绸纹路里的文化基因,正如民丰县出土的“元和元年”汉锦,用“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预言,编织着共同体的历史经纬。

二、法脉同流:多元一体的精神纽带

瞿摩帝寺的晨钟响起时,汉传佛教的《金刚经》与于阗语的《赞法界颂》在殿内共鸣。玄奘发现,这里供奉的弥勒菩萨既有犍陀罗的希腊式高鼻,又带着龙门石窟的秀骨清相。更令他震撼的是,寺中珍藏的梵文《妙法莲华经》竟用汉字标注发音,页缘还留着于阗僧人的批注:“此‘方便品’者,堪比《周易》‘变通’之道。”在牛角山禅窟,玄奘见到法显当年留下的汉文题记:“隆安四年,求法至此。”(今和阗牛角山遗址现存晋代墨书)他将自己的锡杖与法显遗物并置供台,忽然彻悟:从朱士行到法显再到自己,这条横跨四百年的求法之路,实为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精神长征。正如丹丹乌里

克遗址出土的木板画《蚕种西传图》,将长安仕女与于阗王妃绘入同一画面——文明从来不是独奏,而是多元声部的和鸣。

三、文教同辉:互鉴共荣的文化实践

于阗国子监的晨读声让玄奘恍如回到长安。学童们手持三体《千字文》(汉文正楷、于阗草书、梵文转写),诵读声里夹杂着犍陀罗口音的《论语》注解。王宫藏书阁中,汉简《孙子兵法》与法卢文《治国策》比邻而居,某卷《战国策》背面竟有用粟特文写的批注:“中原合纵之术,可解昭武九姓之困。”市集上的文化共生更令玄奘惊叹:龟兹乐工用五弦琵琶弹奏《秦王破阵乐》,于阗画师以昆仑玉粉临摹吴道子“吴带当风”。最动人的是某座茶肆里,汉商与回鹘商人用“半唐半胡”的混合语讨价还价,案头却共同供奉着关羽像与祇教火坛——这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图景,正是策勒县达玛沟壁画《商旅盟誓图》的生动写照。

四、经济同体:丝绸之路的共生网络

玄奘详细记载的于阗“玉市”,实为共同体经济的缩影。昆仑山玉石矿洞里,汉人工匠的青铜凿与突厥匠人的铁铎共同雕琢昆仑玉;市集上,波斯银币与开元通宝在等值兑换,长安丝绸与大食玻璃器等价交易。尼雅遗址出土的文书显示:“汉人王三付精绝人,买玉料

三斤,价绢十五匹”,这种跨越族群的契约精神,铸就了丝路贸易的信任基石。当玄奘见到于阗王用汉字签发“过所”(通关文牒),给粟特商队加盖“汉于阗王印”时,忽然理解为何疏勒古城会出土“常乐未央”汉瓦当——经济共同体的构建,早在张骞“凿空”之时便已埋下伏笔。正如喀拉墩遗址出土的唐代账册,用汉文、于阗文、吐蕃文并行记录赋税,见证着多元一体的治理智慧。

五、山河同脉:地理空间的共同体记忆

站在玉龙喀什河畔,玄奘发现于阗人将昆仑山奉为“万祖之山”,与中原“河出昆仑”的地理认知不谋而合。他在勃伽夷城(约特干王城)见到的水利工程,竟与都江堰“深淘滩低作堰”原理相通。更神奇的是,丹丹乌里克出土的唐代星图,将于阗二十八宿与中原星官对应,其中“玉井”星官正指和田玉矿——这种天地对应的空间想象,将塞外江南与中原腹地纳入同一宇宙体系。当玄奘东归时,尉迟王赠的羊脂玉弥勒像在驼铃中微微发烫。这尊融汇希腊式衣纹与汉式开脸的造像,让他想起长安西市胡商供奉的黄帝像——不同文明对美好的追求,终在中华大地上殊途同归。正如喀什出土的唐代铜镜,背面铸着“永通万国”四字汉字,镜面却映照出粟特商队的脸庞,照见中华民族共同体“和而不同”的千古智慧。

赏 析

这篇文章以玄奘西行见闻为叙事主线,通过多维度的考古实证与历史叙事,系统论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基因,是一篇兼具学术深度与文学张力的文化研究佳作。其亮点与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术创新性:多重维度的立体建构

文章突破传统边疆史研究的单一视角,创造性地从政治血缘、宗教精神、文教互动、经济网络、地理认知五个维度展开论证,构建了多维立体的

分析框架。例如将“汉日天种”传说与尼雅汉简互证,以“王统同源”解构政治共同体;用佛经注疏中的《周易》比附,揭示思想融合的深层逻辑。这种跨学科、跨领域的整合研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新的学术路径。

二、史料运用:考古与文献的互文叙事

作者娴熟运用策勒小佛寺、尼雅文书、丹丹乌里克壁画等近年新疆考古成果,与《大唐西域记》《隋书》等传世文献形成时空对话。如通过“元和元年”汉锦与敦煌壁画的对读,将物质遗存转化为文化基因的载体;以牛角山晋代题记勾连法显、玄奘的求法谱

系,使考古现场成为文明传承的见证。这种“二重证据法”的现代演绎,增强了历史书写的说服力。

三、叙事策略:文学想象与学术考据的平衡

文章在严谨考证中注入文学叙事,赋予历史以温度:尉迟王玉佩的细节描写、丝绸纹路的基因隐喻、茶肆供奉的混融场景等,将学术命题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化图景。但需注意,如“梵文《法华经》标注汉字发音”等细节需明确考古依据,避免文学想象冲淡学术严谨性。建议对存疑处增加注释说明。

四、现实关照:历史经纬中的当代价值

作者始终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旨归,在丝路文物中提炼“和而不同”的治理智慧;于阗三体《千字文》对应当代双语教育,多语种赋税账册启示区域治理,玉市契约精神观照现代市场经济。这种古今对话的阐释方式,使文化遗产成为当代文明建设的资源而非化石。

此文如同当代的“文化行记”,在玄奘的足迹上重走出一条精神丝路。当文末唐代铜镜映出粟特商队的面庞,“永通万国”的铭文恰似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古老预言——这不仅是对历史的诠释,更是面向未来的文明宣言。

小迪

杭州:手工艺活态馆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



3月28日,小学生在杭州手工艺活态馆里体验皮影戏的影人道具。杭州手工艺活态馆位于杭州拱宸桥西历史文化街区,是杭州工艺美术馆的分馆,重点展示刀剪、油纸伞、各式扇子等的传统手工制作技艺以及应用于现代艺术的创意手工艺技,吸引了众多参观者。

新华社记者 王迦堰

甘肃简牍文物首次成批次来疆展出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4月2日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贾春霞)千年戍边史,简牍载春秋。4月1日,由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文物局)主办,甘肃简牍博物馆、巴州文博院承办的“流沙坠简·两汉西北戍卒的物质生活——甘肃出土简牍文物精品展”在巴州博物馆开展,展期持续至6月28日。这是甘肃简牍文物首次成批次来疆展出,通过千年前的文字载体,生动展现汉代戍边将士的家国情怀。

作为纸张发明之前的重要书写载体,简牍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甘肃素有“汉简之乡”美誉,此次展览精选甘肃简牍博物馆馆藏甲渠候官、肩水金关、悬泉置、马圈湾四大遗址出土的200件(组)珍品,其中包括25件一级文物和169件二三级文物。透过一片片简牍,观众可窥见戍卒巡查轮守、烽燧候望、屯田垦殖的日常,沉浸式感受两千年前边塞生活的真实图景。

展厅内,观众在展柜前有序驻足。部分参观者仔细阅读《塞上烽

火品约》的烽火传讯规则,用手机扫描简牍释文;有人对照展板注解,低声讨论戍卒账册记录的粮盐价格;数位游客透过玻璃展柜观察竹简上的墨迹裂痕。在戍卒家书残简前,观众伊木然·萨迪尔感慨:“竹简上的字迹跨越时空,诉说着平凡戍卒坚守边疆的故事。”

当日,巴州博物馆还举办了“流沙坠简——丝路文明的千年密码”主题讲座,甘肃简牍博物馆副研究员韩华向公众深度解读简牍背后的丝路文明密码。

今年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肖小勇为喀什莫尔寺遗址而停留在新疆的第7个年头,在过去的日夜里,那“一圆一方”两座佛塔和它们周边不断发现的文物遗存,坚定着莫尔寺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肖小勇和他的队员们在这片遗址上寻找出更多历史信息的决心。

3月31日,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入围终评项目名单公布,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名列其中。这座结构布局基本保存完整、寺院建筑类型较为齐全、时代较早且延续时间较长的遗址,是我国早期大型地面佛寺和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代表,也实证了汉至唐时期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管辖和宗教管理。

一边发掘,一边保护利用。目前,莫尔寺遗址虽然还未面向公众开放,但文物部门对它的展示利用规划正在积极推进,在未来将以更加科学、合理、便捷的方式,让来自八方的观众看到佛教在古代新疆地区的传播和盛行,欣赏到佛教艺术遗存中体现的中华文明之多元一体、兼收并蓄。

呈现佛教中国化的特征

根据考古测年,位于喀什市东北方向伯什克然木乡莫尔村的莫尔寺遗址,始建于公元3世纪,随后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历了多次改扩建,直到公元10世纪后逐渐废弃。

莫尔寺的名字出现在近现代考古文字记载中,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探险队在新疆的侵扰和盗掘。莫尔佛塔之名称源于它的外形——像烟囱,“莫尔”维吾尔语意为“烟囱”,而这个12米高的“大个子”也曾被误认为是废弃的烽燧。

莫尔寺遗址在我国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受到文物部门的关注,文物保护工作者组织调查队伍对遗址内的圆形和方形佛塔以及地面僧房遗存做了测绘,并为莫尔寺遗址做了画像,留存了相关数据信息。

2001年6月,莫尔寺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莫尔寺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启动,同时这项工作也被列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今年1月11日,在2024年新疆考古工作汇报会上,肖小勇介绍了2024年考古发掘工作新发现的一件泥瓦。

瓦是中原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泥瓦是唐代大型高规格建筑中常被使用的构件,多用在屋脊、檐口、鸱尾和兽头等部位,凸显建筑的宏伟壮观、审美观念,也有相应的实用价值,是当时建筑技术进步和创新的标志之一。

出土于莫尔寺遗址的上万件佛像残片,呈现着佛教传入西域再至中原及更广大地区后发生的种种演变及其中国化的特征。不同佛像之间的大小有很大落差,有的比现在的真人都高,有的只有数十厘米高,这与它们出自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造像风格有关。此外,更明显的区别还在于佛像的五官特征、线条表情、发型装饰、衣物饰品等,都带着佛教传播过程中不断纳新、融合、创造的痕迹。

考古专家对风格种类多样的佛像残片做了细致分析,发现了多样的制作工艺和特色,有犍陀罗风格,有中原佛教风格,也有西域本地风格。有专家认为,“高鼻浓眉深眼”的佛像面颊残片带着佛教传入西域初期时的特点,而“细眉长眼圆脸”则有佛教从中原回流到西域之后的造像特征。

这一切说明佛教的传播过程也是对自身不断丰富过程,表明了中华文化的兼收并蓄。

躬身大地体悟多元一体

“启动挖掘工作的6年多来,这座遗址在我们面前越来越清晰了,我带来的一拨拨学生也成长起来了。”在中央民族大学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启动合作发掘莫尔寺遗址时,考古队里有多位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他们跟着肖小勇,在藏着无数秘密的佛塔和它脚下的“大土包”上,开启了“考古新疆”之旅。

新疆姑娘娇哈尔·巴克提别克在中央民族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时,跟着导师肖小勇走进了莫尔寺遗址参加发掘工作,终于和她本科段学了4年的历史专业在现实中“对上了话”。

第一次见到遗址时,眼前能辨认的只有两座佛塔,周围都被黄沙覆盖,而肖小勇告诉大家:答案就在黄沙之下。

在一处探方,队员们要学会认识遗址的地貌特征、地层剖面,所有清理出的遗物都要放进密封袋,备注标签并分类存放,还要为遗迹、遗物画图,标清立体尺寸……严谨、细致、务实,是他们学习的重要一课。

考古是技术活儿,也是体力活儿,翻山越水、攀壁爬坡、风餐露宿都是常有的事。莫尔寺遗址考古队里有一半都是女生,此前大都没有在艰苦的环境中长时间停驻过,莫尔寺遗址在一个大陡坡上,起初姑娘们要手脚并用才能爬上去,一个发掘期结束后就变得身手敏捷了。

“学了考古,又进了发掘现场,我通过如此丰富的历史视角和生动的实践,真正了解了发生在我们中华大地上的故事。”娇哈尔毕业后回到新疆,做了高校教师,她也会鼓励学生们尽一切机会去“动手”触碰留存在大地上的文化遗址,找寻历史信息,讲好历史故事。

保护遗址守护我们的历史

每当考古队员或者调研团队来到莫尔寺遗址时,远远就能看到来迎接他们的野外文物看护员兄弟——托合提·艾尼、亚库甫江·艾尼。这里是他们的“办公区”,也是兄弟俩从小长大的地方。

兄弟俩和众多驻扎在新疆广袤大地上的野外文物看护员有着相同的经历——从父亲甚至是爷爷手中接过了看护不可移动文物的任务。托合提的爸爸艾尼·依拉尼1985年起便担起看护莫尔寺遗址的责任,托合提成年后,爸爸把接力棒交给了他,之后,亚库甫江也跟着哥哥一起做文物看护员。

“爸爸是个话特别少的人,小时候我问他那一圆一方的土建筑是啥?他只说是古代的佛塔,要保护。即便到了让我接班的时候,他也没多交代啥话,就一句‘每天巡查至少两次,看住别让人闯进来’。”托合提说。

托合提听从爸爸的嘱咐,在莫尔寺遗址划定的保护区域内,不论刮风下雨,他每天巡查不少于两次,检查围栏是否有松动或缺口,是否有进入的脚步、车印,雨雪天后佛塔是否有坍塌损坏,佛塔基座是否有动物的侵扰。

风吹过恰克马克河流经的冲积平原,让湿润的气息频频造访莫尔寺遗址,这也给保护工作带来了麻烦——雨水增加让遗址周边的植被增多,昆虫随之增多,虫蛀的眼儿遍布佛塔塔身,而植被的根系也悄悄延伸到了塔下。

近年来,自治区文物部门持续为佛塔做本体加固,防止自然原因导致坍塌损毁。当佛塔发生细微变化时,托合提会将佛塔的损伤、隐患都记录下来,然后汇报上去。

守着遗址,听着故事,托合提一直期盼着有一天能让家人、朋友以及游客一起近距离看看这矗立了1800多年的佛塔。

这一天,越来越近了。

2024年10月14日,《莫尔寺遗址文物保护规划(2024—2035年)》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复,莫尔寺遗址即将再现“新辉煌”,更好地展示中华文明的瑰丽风采。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银璐